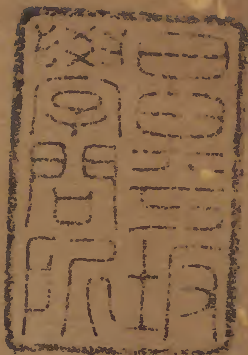


中島廣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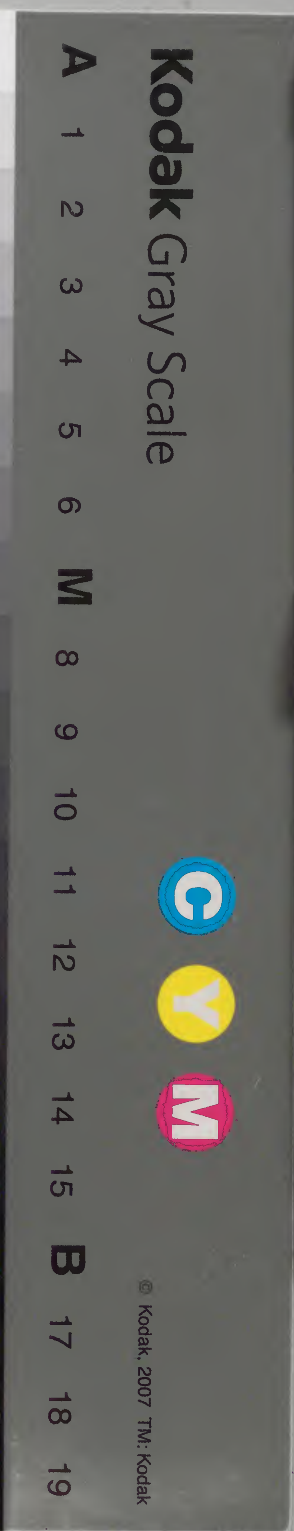
廿一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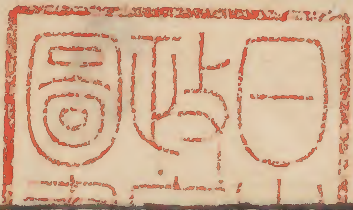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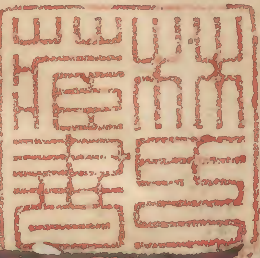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	三	七	一
〇	五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類	號	函	架
漢	書	〇	〇
〇	三	一	三
〇	五	〇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35
冊數	10 (9)
函號	311 58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淺草文庫

煩四

賦

勉學賦

并序

古人學才學藝而極於達道今人負學道之名反
流入於才藝豈道無蹊徑可入耶蓋由生死之念
未不切耳且學不至於道徒增情妄於理何益哉余
故作而為賦以勉其所謂學云辭曰
三界虛廓惟念自縛念去覺存未離有作真淨體中
不容侘大火聚如何湊泊雖靈鑑之可憑信此宗之

無諾見欲逃於斷常理必資乎參學生死事大一念
包八萬劫之輪回迷悟根深百界隱一千劫之醜酢
所云學者不學六藝不學羣書孜孜矻矻惟道是需
求願樂之半得舍所重之全軀思香華以表其誠敬
鬻肝心而忍厥形殂或五熱炙身而投火於必死之
隙或半腰積雪而刃臂於忘生之區臨寢食而終不
暇顧對寒暑而安有其餘或降已為童奴或舍身為
牀座或半夜腰石而負春或七箇蒲團之坐破或視
利養如游塵或棄功名如涕唾或千齋萬難益勵之
以精勤或積世多生頓相忘其怠惰或驚幻影之忽

遷或嘆隙陰之易過或形影相吊於空間寂寞之底
而不見其榮孤或身世兩忘於苦樂逆順之場而不
知其福禍如浮山典紫縣之厨演祖司白雲之磨揚
波總院事而十載奔馳神照問經王而三年拊剝蓋
忘情於道注念於學而不暇擇利害較優劣問可不
可者也原夫道為舟航道為梯級道為家舍道為飲
食匪舟航無以越生死之迅流匪梯級無以搆涅槃
之殊績微家舍何以收飄零暴露之在踪微飲食何
以濟饑餒孤虛之陋質觀面不委噬臍何及法無正
像未三時之等差人何上中下三根之端的惟知進

學之弗荒不擬真功之自積古有跋躡千里之喻正
法末世之談蓋表其自強不息者也偉矣哉學有多
轍悟非一岐子韶聞月下之蛙圓悟聽日中之雞鳴
嶠撥火洞山渡溪靈雲見桃而更不疑香巖擊竹而
忘所知德嶠遇紙燭之滅會通逢布毛之吹至若聞
畫角洗鉢孟細末將來從這裏入是皆望影而脫聖
凡之羈鎖迎刃而具嚙齧之玄機人徒見其悟之不
難而不知其學之必到苟學力之不精何悟由之深
造道離愛憎其學之之心對順逆肯存于懷抱道非
取舍其學之之心遇佛魔必空其閫與道體等平其

學之之心苟動一念即資其顛倒道本具足其學之
之心苟任馳求轉增其紛鬧道非見聞其學之之心
擬涉解會而皆各自暴道非有無其學之之心苟滯
一隅而誠難取效道如倚天長劍其學之之心不能
覲體混融則不免為物我是非之所籠罩道如杲日
道如太虛道如風輪道如火聚其學之之心或不具
如是之天資縱使讀四庫書記一藏教吐懸河瓶瀉
之詞章徒爾資其叫譟惟道一學最妙最玄既無義
路亦匪言傳昧之則一門異轍丁之則萬里同塵佛
祖為一大事而指鹿為馬學人走半天下而掘地尋

天絕思惟處強生節目無義味話特地加鞭逼生蛇
化活龍粥飯氣高揮大抹轉山河歸自己小兒戲群
號聚喧擗七尺單守三條椽如遇怨敵如救頭然學
之之力既極悟之之理不偏理必學而致悟余於是
作而爲賦今人徒見前輩悟在頃刻而不思古人於
未悟之先其學之之心未嘗不專精而謹懼其學之
之心或不至道之淵府曰藝曰材豈吾徒之當暴嗟
師道之既微驚法歲之云莫惟學道之爲與學百家
而異路毛髮忽若當情鐵壁那容進步絕學之學以
爲學非悟之悟而爲悟不涉功勳豈容回互死偷心

於能所未形之初具正眼於朕兆未彰之戶一語臨
機萬靈罔措臨濟謾施雷轟霆震之喝雲門空試石
裂崖崩之句曰向上之不傳惣群機而共赴鞠其所
以自來皆玄學而爲度或不勉勵其學力未有無因
而自遇大哉能仁爲學之端視勤苦而無畏對怨親
而等觀駕一乘而勇銳憫三有而悲酸垂洪範而塵
沙不廣闡大猷而虛空靡寬由是四十九年弓折箭
盡二三四七唇亡齒寒性天滅沒學海枯乾古者謂
不學佛法惟務休心蓋休心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
於已無事切勿妄求蓋無求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蓋洗滌根塵業識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蓋精勤勇猛久遠不退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學道非等閒直須廢寢并忘食蓋廢忘寢食於學之之頃曾不期然而然也又謂無佛法可學無禪道可得無涅槃可證乃至無無亦無與無俱遣亦不外吾學之之理也或謂道本具足安用學為本具猶璞石之含玉安能免參學之剗鑿本具猶腴田之產禾安能免參學之鋤犁本具猶地中之水脈安能免參學之穿搆本具猶古

鏡之藏光安能免參學之磨治本具猶木中之火燄安能免參學之鑽擊本具猶良藥之治病安能免參學之擣篩本具猶驪頤之夜光學能免參具之探索本具猶扇中之風性安能免參學之搖揮本具猶貧士懷中之至寶匪參學之指導雖終身而罔知本具猶麥為麵體黍為飯基苟不加參學之炊磨任萬劫以難齊一旦力邁先賢功侔古聖脫參學之幻因提本來之正令剗有作之鋒鏷擲無為之欄柅不加毫力掃生死魔於知見之稠林靡仗寸金斬涅槃將於證脩之深窅斥臨濟金剛王使之無地措躬驅德山

木上座俾其望風乞命或智眼之不明豈常流之能
競今之學者惟以本具之說相牽而不思實學真參
之究竟原夫釋迦不天生達磨非自證惣由積學之
真致此光明之盛者也審如是則學乎乃破生死斷
煩惱證菩提出三界與保社起叢林之不可不由之
徑也可不勉乎可不勉乎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二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記

大覺寺無盡燈記

心法遍周鏡燈交徹本惑成就不假安排迷涉妄情
悟歸智體於畢竟空中鑿開有海向真實地上撥轉
妄輪達一念之不生諸法之無盡者矣是故諸佛
鏡顯衆生之燈水流元在海衆生燈投諸佛之鏡月
落不離天相收相入不圓而圓互攝互融非在而在
以一燈之無盡周十界以全敬何則一乘獨朗萬德

莊嚴斯佛燈之無盡者矣圓修六度揔貫四心菩薩
燈之無盡者矣見局因緣位標獨覺辟支佛燈之無
盡者矣功歸四諦跡涉二乘聲聞燈之無盡者矣善
根深密戒體輕安天燈之無盡者矣聿脩百行躬踐
五常人燈之無盡者矣徧求福果純執勝心脩羅燈
之無盡者矣十習無間六交自纏地獄燈之無盡者
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鬼趣燈之無盡者矣癡愛溺
心噬吞積業畜生燈之無盡者矣良由染淨緣空聖
凡情盡一心圓鑑萬法齊觀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
於方外此無盡燈之無盡者矣大圓覺場開蓮華峰

有旃檀林龍象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造無
盡燈一座復捨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供養工
師出巧珠轉玉回浮幢王刹殆不是過位置十面面
各一鏡々各一佛中然一燈交光相攝外以彰法界
之無盡內以標事理之不窮即圓覺之摩尼珠雜華
之寶絲網也原夫燈無意於投鏡而鏡自含鏡何意
於攝燈而燈自入是燈也使龍潭啓虛空口吹毗嵐
風而不能滅是鏡也使東平展巨靈手奮須彌槌而
不能破是故居士即之而興無盡之施匠氏因之而
獻無盡之巧蓮峰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衆觀之

而為無盡之佛事或者遽以燈為心鏡為法界以燈為理性鏡為事相是皆謗也或總不作是觀亦不能外吾謗之之說殊不知自諸佛達乎品類其無盡燈各各具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為出暘谷群幽以之而亡一滴投禹門萬派以之而會乃天真之本然奚情識之能造苟欲耳吾無盡之名目吾無盡之光想吾無盡之量踏吾無盡之域則燈斯昏鏡斯昏矣是謂無功用解脫法門惟超然於名相之表者乃能證之非念慮使之能入居士求予作記故引是說以告之復為說偈偈曰

一燈穿十鏡

非法亦非心

理極空何廣

功全海不深

當機無得失

應念絕追尋

物物敢無盡

垂光照覺林

寂々菴記

大寂混於衆響之門太虛隱乎羣有之府非知道者孰能辨之或背響而執寂棄有而襲虛常情焉足與論道哉龍虎山道士孫悟真字從善族廣信之貴溪嘗遊天台一旦棄所習結菴里之應天山北麓高其風韻以寂々二字文菴之楣實延祐丙辰歲也遠來取證于幻住子因與論命名之旨乃曰杲日麗天盲

者莫覩疾雷震地聵者無聞不待收視返聽而聲色
不到者以其病在根也五目不覩其蹤二聽絕聞其
響不待去聰黜明而耳目不及者以其體在位也彼
亦寂々也此亦寂々也而僕不取焉吾掌內觀其心
心無其心則寂存乎中矣外觀其形形無其形則寂
居乎外矣寂々之義聊寓於斯審如其說但無心無
物耳真寂之理未知其可也徵問不已乃辭以似之
辭曰

天地一蘆廬 萬物一屏几 中有無位人
太虛藏兩耳 聲來空合空 聲去水投水

靈焰耳星壇 光芒射衣袂 百鳥不飛來
琴鶴自相委 寂寂復寂寂 如是而已矣
空明軒記

人昧自心久矣既失本有之自心動爲色空明暗執
縛於遷變不常之域故聖人哀矜之不服乃起而示
之何謂色天地萬物之謂也何謂空與天地萬物相
爲邊際者是也何謂暗長夜黑月之謂也何謂明與
長夜黑月相爲表裏者是也以斯四者倏遷忽變窮
劫迄今動搖心目由是無頃刻不與生滅相對有人
於此厭離生滅必欲舍色而慕空背暗而投明自以

為臻其極矣殊不知空乃色之基明乃暗之媒安有
基存而色泯媒在不暗去者乎故聖人哀之謂非至
理也空菴居士盛鑄以空明二字補其軒或曰爾將
舍吾色背吾暗耶乃曰吾之所謂空非離色而空亦
非即色而空吾之所謂明非離闇而明亦非即闇而
明我嘗於二千載前觀毗耶老人以一默答諸闍士
之所問不二法門如廓太虛於萬象之顛麗杲日於
群陰之表於斯時也不惟無色可見無暗可知惟空
與明亦不可得而視矣何則真空為空非大明而不
空大明為明非真空而不明即明之空混萬有而不

雜即空之明處群幽而不遷吾嘗啓吾軒之窓倚吾
軒之檻敞吾軒之地納吾軒之境上下一色表裏混
同不知為空惟天地萬物窮劫不能礙不知為明惟
長夜黑月亘古不能昏而好事者以空明二字加之
吾亦未嘗有所知也延祐丙辰冬余寄舟大江之岸
空菴訪于無聞見之地請筆其說為空明軒記於是
乎書
大同菴記
南嶽石頭詰老龐日用事答以日用事無別且語時
不是默時行時不是坐時安有無別之理哉蓋神心

顛悟見越常情一箇虛融萬緣絕待轉歸日用政不待排遣而無別之旨炳然獨存千聖不能掩也大同菴乃丹陽尋菴居士蔣公善秉爲幻住老杜多之所建也公世居桐村菴距村之北三里許素有結菴之志令適遂焉實延祐四年春正月也余既命名而復爲之記乃記其所謂大同者也原夫迦文之鷲嶺飲光之雞足達磨之熊峰懶融之牛首雖後先千餘載其步驟標致詳略不同要其所歸乃所以大同也豈惟佛祖然淨法界性在天同天在人同在物同物至若三教九流之雄唱百氏諸子之玄談與夫長罔

之松風野田之麥浪暮雲接遠山之色疾雷振大江之聲六戶未扃一榻危坐青燈不夜古鏡無塵耿耿禪光照映今古非動非寂無自無他了不知其同而無往不同也昔毗耶離城淨名居士弘不思議解脫神力嘗以一默與三萬二千開士同入不二法門迨今間不容髮今譯老龐之無別翻毗耶之不二證斯菴之大同然固然矣其未能忘情謂於能同所同之表者欲見菴中主人門外垣墻不翅三十丈之高且遠也

平江幻住菴記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楞嚴有是語昔僧問
瑯琊瑯返是語以答之僧頓悟玄旨人徒知山河大
地是幻而不知清淨本然亦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
狀而生水體元清月影不期而現原夫昭昭影像所
現之幻跡也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與幻盡覺
與覺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予遊吳中郡人
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于閭門之西地曰鴈蕩結茅
以棲禪者踵至僅半千指凡三見青黃絕際上人求
中與董菴務一日衆集請各其菴因謂衆曰二千年
外大覺世尊棄王位卧深雪夜觀明星與無邊有情

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衆生迨今沉酣情妄而不
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所未悟
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言者曰承教有
言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
故幻滅亦滅幻滅之故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
非住乎予曰予以識量分別欲知幻法是住非住然
乃增益幻見安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蘊無義語於
識藏以究其心棒應量器於檀門以正其命荷百丈
不作不食之具以效其勞守諸祖萬慮冰消之誠以
堅其志一旦能所頓盡功用兩忘廓爾無依劃然起

悟則是住非住政不待借手於無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忽相值於吳松江之舟中從容叙舊亟請筆以爲幻住菴記擬相傳於久遠云爾

弁山幻住菴記

實無而有之謂幻鏡中像水底月豈有耶謂其無則昭昭影現未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相等倚空而現靡有一法不依幻而住者余大德丁酉挾策淮江自匡廬而下抵金陵己亥冬憇具興弁山彬澄二師之雲半間頃焉結茅于資福寺後之黃沙坑幻住菴之名乃於斯著明年庚子徙具門越六年乙巳師禪上

人訪余天目謂幻廬既墜幻木儼存主精嚴院沙門森公容遷于院山之麓明然上人奮力與俱已而珂月來從之至大己酉際菴水田一區四十畝有奇堤穿岸冗積年不稔然月共議以耕往扣其主以質以施尋而市土填築頗成膏腴食觀方充禪侶亦集採樵之山植蔬之圃運載之舟楫掩藏之窠堵悉備焉惟棟宇陜隘延祐戊午均鳴化喙盡撤其舊而新大之效禪林制具體而微其司歲務者用或不給行乞以補然禪月淨凡三年循次任主菴之責乃從權也已而禪以老辭淨以病革復議然正而月副之終爲

甲乙之傳一日衆曰菴之未有也師之來菴之既有也師之闢或不記其顛末則何以憑余曰三世佛幻也歷代祖幻也菩提與煩惱生死及涅槃俱幻也爾其未證斯幻無義味話堅堅春梁緊握空拳慎勿輕放外而行乞內而執事中而宴坐不見有間忙動靜之相猛策痛鞭以悟爲則如是受者雖幕天席地誰無此菴不如是受雖峻宇雕墻誰有此菴當知明暗色空同一幻住是說可憑乎不可憑乎青山白雲咸皆點首特管城子振起而記之

報恩懺院記

佛廬徧天下其弘麗莫甚於蘓杭秀水之間鶴沙距松江僅三舍地接海壖民居旣鮮伽藍則未有也自瞿氏徙居此地世有積善慕義之風逮今運使公震發及其從弟雲巖居士震發慨然以爲非伽藍無以營善而聞道乃卜地得吉於先塋之側傾金指田命里僧某董之不幾年而華池紺殿重門廣廡觀室講堂九伽藍所宜有者悉備焉迎清淨行沙門十負晝夜六時頂禮散華深味禪觀幢幡象設華鯨清梵宣流法音互爲佛事運使公喜其有成亦施腴田若干畝以報恩懺院爲額大德間天子降璽書以護之

謂予文為記予問何以謂之報恩乃曰恩莫大於君親報莫越於聖道聞西方聖人之禪觀圓悟一心該攝萬行推而廣之導物指迷莫不從化以斯道報斯恩不亦善乎余曰秉一心為禪照萬法為觀其為心也圓湛虛寂涉入無礙不可以相求不可以言詣舒之則萬法即之而散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無邊刹海十世古今未有不由斯而著焉凡夫迷昧引起輪回遷謝苦樂昇沉莫之能釋是故非禪那不足以契諸佛心非妙觀不足以破衆生惑圓覺以三觀互推為二十五輪無量壽以一佛分觀於十六處始則端

坐靜室注想一方存注不休與想俱泯見法界中朗然明了所以一輪見諦而妙觀澄明一處功成則真佛圓具如當臺鏡如帝網珠萬象顯而無所照之功千光聚而絕能收之跡如是觀者即見清淨願王白毫亘天紺目澄海如優曇華如紫金聚巍巍堂堂殊特相好徧界光明化為香雲寶樹樓殿臺沼車服器玩諸莊嚴具是時三昧行人即聞即見即覺即知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與無作清淨妙觀胸然混合者矣然後即斯妙觀於一切時散作無邊莊嚴佛事以之報國恩則聖祚保無疆之求以之報親恩則劬勞

超有泯之纏至若天龍鬼神適現未來寃親賢聖草木昆蟲凡有纖恩則於功德亦相須而無盡噫公之志尚矣遂掇筆直書以為記

圓照菴記

無法不備之謂圓無時不在之謂照是心也曾何法之可離又何時之能昧離此心不可以圓舍此心莫之能照圓也照也即心之謂乎空谷道人少負藁林之傑結菴於天目山之嶼塢乃生緣之所也扁其菴曰圓照丐余記之余曰圓照之體不可以目覩不可以耳聞不可以意知不可以識解擬涉毫芒則圓不

得為圓照不得為照矣道人深掩六窓密扃八戶經行坐卧屏絕塵緣萬慮不遣而自忘一念不澄而自瑩於斯時也圓照之體與蒼松翠竹蒲團禪板觀體交參了無回互庶其近矣不則圓照矣菴名徒具耳於實奚取焉

旅泊室記

老莊譏孔氏旅泊於仁義而不知老莊亦旅泊於芒乎天運宵爾神化之域故吾佛有云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返此說蓋曲為二乘發機視三界為逆旅以四大殘質棲泊

於其間了證本空於一生一死之外不復來矣以至
理求之皆非了義之肯焉昔直翁居士洪君證不二
法門於吾先師笑談之頃掌矚倭用二上人搆山舟
一區於師子巖之景踈菴舟成則君逝矣實至大戊
申九月十一日也越二年上人徙山舟於谷川之西
來菴又五年盡撤舟廬之舊廣而新之更山舟曰旅
泊客有以問之曰三界旅泊竊嘗知矣其有泥犂旅
泊於十惡天人旅泊於衆善聲聞旅泊於四諦辟支
旅泊於十二緣菩薩旅泊於六度如來旅泊於一乘
諸教已明吾亦何感蓋不能出於三界諸法也然則

三界諸法能無所泊乎余曰汝問甚善當知三界旅
泊於太虛其十方虛空旅泊於大圓鏡而大圓鏡獨
旅泊於吾靈知之府惟吾靈知無所泊而無所不泊
也且置是論還知衆生旅泊於諸佛心海之中諸佛
旅泊於衆生識田之內大法輪旅泊於微塵裏寶王
刹旅泊於一毫端五須彌旅泊於芥心四大海旅泊
於毛腹百千華藏境旅泊於焦冥之睫無邊世界種
旅泊於藕絲之尖至若三萬二千師子座旅泊於吾
方方一丈之室是可泊耶不可泊耶爾還知旅泊亦
旅泊於吾旅泊之地而吾旅泊之地無受其旅泊者

無不受其放洩者亦無知其受與不受者如是悟明
如是證入則大小促延短長迷悟互相放洩當念洞
明更不待思而知慮而解也二十朝七聖教國教
微音思百字華嚴寶藏附錄卷之三勢無量界
餘教教外二宗賦正歸際亦前於若心四六或或
微音思百字華嚴寶藏附錄卷之三勢無量界
微音思百字華嚴寶藏附錄卷之三勢無量界
微音思百字華嚴寶藏附錄卷之三勢無量界
微音思百字華嚴寶藏附錄卷之三勢無量界
微音思百字華嚴寶藏附錄卷之三勢無量界
微音思百字華嚴寶藏附錄卷之三勢無量界
微音思百字華嚴寶藏附錄卷之三勢無量界
微音思百字華嚴寶藏附錄卷之三勢無量界
微音思百字華嚴寶藏附錄卷之三勢無量界
微音思百字華嚴寶藏附錄卷之三勢無量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二 煩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煩五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箴銘

貪嗔癡箴 并序

一迷根乎自心縱而為貪抑而為嗔合而為癡良由
迷無自性由不守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貪曰嗔曰
癡皆一迷之異名也聖人不以砒霜鴆酒為毒而以
此為毒者以其喪壞法身淪溺慧命也今三有界中
衆苦充滿無有一物不本乎貪等一中其毒則殺盜
淫業四面紛合卒莫之避良可哀也惟悟達自心洞

契法源之士能奪其縱之之貪以求道返其抑之之
噴以治心轉其合之之癡以利人資長法化則貪噴
癡果何物耶乃為箴曰 惟貪如海噴如火喻癡比
同雲依一心住心迷則惑心悟乃去優劣聖凡不離
當處勿強分別毋勞指注如手掌兮放開捏聚

戒定慧箴

并序

一悟根乎自心揀而為戒守而為定融而為慧良由
悟無自性因不失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戒曰定曰
惠皆一悟之異名也聖人不以旃檀沉水為香乃以
此為香者以其光明雲臺盤結不散莊嚴法性之上

妙具也今雜華法界眾寶充滿無有一物不自吾戒
定惠而生焉一熏其香則法報化之跡隨念出現其
有尚存悟理未盡功勳者執其存之之戒以違宗泥
其守之之定以礙理放其融之之惠以失妙欲望其
超然於寂照圓明之戶未知其可也戒定惠云胡不
辨哉乃為箴曰 由戒而定即定以惠三法互融了
無向背熏之為香充塞大地聞惟在心顯不以鼻功
用兩忘動靜一致如走盤珠不可思議

喜箴

并序

世之所謂喜者由適情遂欲而生焉道人不爾必使

情消欲盡動與理融不遭愛見諸魔之所惑其喜也
政未易以足踏手舞既其情狀者焉箴曰

至哉之喜徹法源底曰如意輪契解脫體愛見不住
情欲何倚劫外春回花開確嘴

怒箴

并序

為物所忤怒氣結為心火至使面赤髮立不踏禍機
不已也聖賢則不然其一怒如金剛王劍諸煩惱魔
嬰其鋒者應念斬截然後致萬物於無諍之地則其
怒也豈徒然哉箴曰聖賢奮怒不墮諸數却煩惱魔
成大法聚嗟凡夫噴燒然無度當處撲滅神機獨露

哀箴

并序

凡夫哀聖賢亦哀凡夫結情妄而致哀聖賢乃哀其
所謂哀也於是發為辭章悲奮激切必使其感愕於
中脫略情妄則其哀也豈可與凡夫同日而語哉箴
曰
聖賢悲極咸致斯哀辭章奮切含吐無涯淳醜道喪
其誰不懷凡愚自若傷已焉哉

樂箴

并序

樂莫樂於道道為天下之極樂捨道而求樂是猶棄
食而求飽也世之昧者縱聲色之欲而為樂一報忽

盡變化萬殊不知與苦循環豈其所謂樂哉箴曰
三界無樂動遭業縛達人天觀目之倒錯寂滅真常
非備非作當處現成地平天廓

懶禪室銘

并序

予嘗譏世之尚懶者謂處俗必盡其義入真當盡其
道盡義則務四民之役盡道乃營六度之勤聖賢不
能免也苟尚懶則二途俱失豈道人之所用心哉或
者謂禪者之學乃懶之尤者也何則其忘形骸於休
歇之地滅情妄於空寂之門泯見聞於解脫之淵絕
去來於不動之域收視而色不惑其目返聽而聲不

亂其耳忘緣而境不入其心息慮而事不遷其念則
其混世之跡飄然若行空之雲廓爾如流澗之月得
非懶之尤者乎予曰據爾之言似非懶者之能事徒
見其四體不動宴休閒逸政恐勤勞於事者莫之能
及也南屏書記恭行已需余以懶禪室銘因以或者
之言告之恭曰非也世有不為者有無為者不為之
者雖強使其為而不肯為也無為之者雖欲為之而
無所為也二者皆似懶而非懶也吾之懶禪異於是
非不為也非無為也才涉名言則不得為懶矣欲知
吾懶之至要雖成佛亦有所不願又何禪之顯哉余

乃爲之銘曰
吾之懶即禪兮聖眼莫窺吾之懶非禪兮凡心那知
雪嶺之六載高卧兮徒自勞疲少室之九年壁觀兮
妄自驅馳濟北之金剛王兮亂鳴熱碗德嶠之木上
座兮何異蒿枝總不入此行戶兮自遊自嬉三界無
事兮萬法何羈詎非不爲兮尤非無爲毗婆尸佛早
留心兮周迦達者之譏習懶成癖兮舉世莫醫千七
百人之豪唱絕叫兮徒自鍼錐我懶我禪兮如師子
獨行不求伴侶從教門外打之遶者吁嗟其已而已
而

鐵圍室銘

并序

衆生結業濃厚所陷之地皆鐵圍也毗嵐鼓扇而莫
拔剗燒洞熾而不融佛手雖能揭五百力士所不能
動之石望鐵圍亦未嘗不欽維而退堅乎確哉所以
稱鐵圍也聞禪者有鐵毫未透如階鐵圍何言之甚
耶曰不甚也特取其堅確不可破而喻之耳使盡言
禪學之密旨鐵圍可碎而此旨不可穿鑿也何則當
其未有所入也以迷爲鐵圍及其既入也以證爲鐵
圍既忘證入之境以悟爲鐵圍及其與悟俱遣而存
有所了以了爲鐵圍了無可了不住了知知了俱捐

鐵圍宛爾蓋心法之粘綴有不可取喻而辨者德山
所謂牽釐繫念三塗業因譬爾情生萬劫羈鎖此說
乃鐵圍之遮詮也今之學者純沉識網深墮情窠愛
憎之群習儼存生佛之二見猶在強加排遣動涉功
勲自言混入靈源豈解全該識量於斯諦審又奚止
鐵圍而已哉泉南順藏主以禪宴之所扁曰鐵圍乃
有警於自他也乞銘於幻住道者乃引前說以叙之
復為銘曰
天地爐冶太虛模範鑄迷妄鐵火無明炭危乎高哉
遠絕岸百匝千重凜不可犯四聖六凡生沉活陷

禪盡覺空未離羈絆無事無為是金鎖難脫略丈夫
莫容易看來讀此銘憤三尺暗

西來井泉銘并序

少林初祖遠逾數萬里而西來直指人人本具之道
道若泉之在地無處不遍也大同菴既成庖人之水
而汲諸隣彝菴居士念其勞乃命工師鑿井于門之
東其深四十尺有泉隱隱自西而至釐成禪者引綆
汲之首以一甌奉佛清甘香冽各其泉曰西來蓋不
亂其所至之方也當泉之未至也視之窅然凜凜將
歷人為鑿井者危之鑿者不惟無所畏而益加銳焉

若與泉約而必其所遇人之求道能積日累歲猶鑿
井之深入無畏其不與道會者吾不信也禪者請銘
銘曰
泉之在地道之在人配之大同鑿土深入勇銳無怯
克成至功四十尺下有泉西來洩洩溶溶其體既重
其氣益冽且盈且豐以沃吾渴以澆吾頰所須悉充
少林直指趙州庭栢如空合空泉依幻涌幻復銘泉
非始非終咨爾諸禪西來一滴萬流同宗勿汚勿壅
朝探暮汲如保厥躬惟菴與泉若內外護求播玄風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序

送宗遇上人省親序

昔慈明和尚持銀盆為母氏壽母曰子盡棄所愛而
出家今返持此為獻將累我於地下矣慈明自爾奮
志參方為一代大法主盟蓋慈母所警發也石窓和
尚輔佐天童法席一日歸省其母曰子出家已事
未辦何暇間工夫為衆耶窓乃告曰雖炙一燈亦分
自他之用實不敢以因果累母也母笑曰然過水那

得不打脚濕夫二祖師之母雖跡混塵俗觀其吐辭
出語峻如鐵壁肅若秋霜殆老師宿衲之不是過今
之父母遣子出家莫不望其榮家利俗者雖地獄門
開不暇顧則彼此優劣何如哉雖然有是二母之賢
亦有是二子副之也使其二子不力於道陸沉於長
行粥飯僧中將與母之格言俱無聞於世矣然二母
之賢世亦未嘗無也如二子之賢克荷宗乘力弘斯
道以顯母氏之名於百世之下者則鮮矣以要言之
全在子之盡心於道以光像季法輪政不在父母之
賢不也苟摩耶之聖而悉達不能持堅牢願力爲大

法王罕有佛母之名流布於此土哉廬陵遇上人旋
里省母出紙求語乃發余緒言以策其不逮云

送明然上人居山序

古之善輔叢林者皆非苟然也有以道輔之有以才
智輔之有以力輔之有以身命輔之是皆舍逸趨勞
棄甘就苦至於衝寒冒暑含耻忍垢惟孜孜播真風
揚道化以振末學爲念嗟乎古今之下凡有道尊宿
起于一方而波旬之徒徃徃謗聲四合矧無道者乎
然其謗之之聲未及尊宿所聞而先入乎輔者之耳
苟非金剛正眼洞燭幽微莫不遭其惑者余兩結草

廬有明然上人者忘其所感以相輔及歸家山主院
之三年歲荐饑饉而我二千指宴坐空山十利之具
陳三德之畢備至于望門而來者咸使之飫飽禪悅
要其所自皆上人丐食以輔之也今余將謝事上人
以丐食之鉢懸之太虛空中擬俟彌勒下生復從而
輔之誓不入佗人行戶也因疑而問之余豈有道尊
宿者哉當此象龍蹴踏八面昇騰皆期爾以輔之無
乃太峻乎上人作而為歌曰

水邊有山可以縛茅廬山中有屋可以藏幻軀屋下
有柴薪可以結雙趺牀前有尺土可以開地爐所以

無用者一箇黑鉢孟既無著處懸之太虛我非所輔
休塗糊天高地遠道何孤惟有歛衽退縮真良圖極
目誰非大丈夫不須特地做規模豈不見釋迦老子
二千年外黃金觸髅也會枯謾言遺臭在江湖爭似
我自今已去不為一物度朝晡佛法從教說有無

止々堂偈序

余聞真寂不動之體與奔匯之水行空之雲逐日之
蹄搏風之翮無間然也嗟天人之未悟妄見遷流卒
莫之已如小兒旋走見屋廬動是故聖人垂善巧方
便教之令止謂止者何息也定也安住不動寂滅無

爲者也外止其境內止其心止境於外則心無所迷
止心於內則境無所惑且不惑於境即境惟心不迷
於心即心惟境心乎境乎止々之義明矣或曰心可
止乎境可止乎謂心可止則益其迷謂境可止則滋
其惑矣如教中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審如是
則心可止乎境可止乎不然如是法住法位止也世
間相常住亦止也子或未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
地擬逃吾止々之說猶日中之避影也雖然殊不知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亦未嘗不在吾止々之間是謂
無止之止性體本具雖三世佛祖見超物表識達機

先未有能出吾止止之義者天竺靈山法師某講觀
之暇嘗構精舍於越山扁其堂曰止々或問其故乃
曰吾之所聞異於是蓋非心思言議之所能及也遂
爲之歌歌曰

萬境之體詮曰心一心之用表爲境道人非境亦非
心心境俱非非亦泯止々之名堂兮奚語默動靜之
所該堂之名止々兮豈思惟分別之能領止非止兮
我獨知非止止兮人莫省一團風月啓晴欄萬象森
羅照清影

設利偈序

設利之體圓常湛寂充塞法界無處不有隨衆生心
循業發現金剛不可比其堅日月不可奪其耀豈肉
眼所能識哉自靈山以降此土西天散爲種種佛事
若必以色像惑之不惟不識設利而亦重欺佛祖也
嘗有信士得先師所剪髮安奉久之忽設利纍纍如
貫珠遠近傳唱觀者踵至先師聞之累欲專而委諸
穢壞今祖意上人亦得於遺髮之表及蒙山闍維之
餘并辟支佛所遺者珍藏秘護以爲至寶然蒙山辟
支固非我所知者而先師實無此物謂其有乃謗先
師也上人即啓函而示余曰贖物見在爾何諱焉余

於是說偈以解之偈曰

圓明湛寂真設利靈燄神光貫三際開士由之百福
尊菩薩依之二嚴備十萬里傳西祖意五色祥光吞
大地捧喝交馳珠走盤觀面相呈無忌諱先師一髮
不留根勿將聲色輕相戲百寶摩尼一顆珠非俗非
真非聖諦五目不得覩其蹤十聖那能知子細上人
如未獲此珠懸崖撒手非容易驪龍頷下月團團禹
門千尺還重閉赤手推開遠得歸有意氣兮添意氣
回觀八斛四斗多添得衆生眼中翳

觀音菩薩補陀巖示現偈序

觀世音菩薩以太虛空為體以五須彌為寶髻四大
海為口門日月兩曜為眼光森羅萬象為垂身瓔珞
一切衆生於其毛孔裏出生入死由是菩薩以此興
大悲心發無上願施十四無畏現三十二身上合諸
佛悲心下應衆生悲仰無端被吾兩泐運使琴軒瞿
公向小白華巖偷眼一看直得無地藏身文采彌露
乃援毫引墨盡意發揮時有梅山喜公奮辭舞筆作
為長篇揭露殆盡而海粟待制以雄才豪辯向無所
見處議論風生筆舌雷動但未後一句留以遺幻住
子同為證明乃為說偈以收之偈曰

妙圓通體超諸礙包裹色空含法界見與不見二俱
離始識大悲觀自在琴軒居士佛眼通白華巖畔追
蹤蹤狹路相逢避不及似鏡照鏡空合空引墨援毫
書所見揭破浮雲呈日面盡十方空一普門妙相塵
塵俱露現梅花山裏老禪翁滄海一粟夫子馮浩浩
春雷鼓筆舌巨篇長偈真豪雄俾我重圓未後句口
縫未開先吐露若以耳聞非所聞不以耳聞非所據
我昔曾遊碧海東海王抱日扶桑紅怒浪搖金光閃
爍照開朵朵青芙蓉無位真人潛洞府洞裏潮音喧
萬鼓珊瑚樹頂月徘徊水晶簾外蛟龍舞波神女劍

驅長鯨吞空浪雪粘青冥撒出龍堂珠萬斛寶光射
透瑠璃屏法身驚入一毛孔一毛孔裏波濤涌爾時
大士失却盤陀石上吉祥草與蒼蘂華但見玉煙翠
霧埋雙踵有眼共見耳共聞妙圓通體鐵渾侖最初
未後句非句萬里潮聲撼海門

觀音菩薩瑞相偈序

聖人無體隨念斯彰念興則諸聖同參念泯則一真
絕待以吾莊嚴善功德心即觀世音之寶冠瓔珞也
以吾確乎不可拔之正念即觀世音所坐之補陀巖
石也以吾慈悲利物深廣之誓願即觀世音所居之

大海也以吾親近聖賢參隨不倦即觀世音之善財
童子也以吾寬厚仁慈以恭以敬即奉觀世音之月
蓋長者也以吾一切處不違菩薩願不捨大悲心即
觀世音三十二應之妙色身也以吾居一切處遇順
遇逆了無畏怯即觀世音十四無畏法也昔丞相史
公躬詣海岸不獲瞻觀方生慢易回首惟見碧芙蓉
華萬朵芬披隨浪而現遂勒石以記其事非現宰官
身說法而何至大四年兩浙運使瞿公霆發按部鄞
郡放舟直駕巖下首觀聖像毛髮不遺即命工造其
所觀之象者二一奉之鶴砂普福院一奉之天目大

覺正等禪寺皆公施心所現之伽藍也復以誠心所
現之觀世音歸之得不宜乎公自述記文一篇以示
無窮之信此又非現宰官身說法而何公嘗囑余序
之後五年爲延祐乙卯公之子時學刻其記文隨大
士像置之可觀樓上復俾予筆以記之既不得辭贅
之以偈

心鏡光明皎如月聖人智體無生滅一念纔興即現
前古今九聖相融攝海岸人招海岸人不知誰現宰
官身紫金光聚圓通體應現何曾隔一塵萬峯圍繞
蓮華國龍象倚闌者不足鼓鐘鏗鞀間燈香出生世

代光明福

示善助道者居山序

至大戊申冬余謝院事之明年將荷五臺之策有善
助道者從余游抵淮陰道阻遂返棹儀真助乃操吾
舟絕大江至鐵甕城下束短髮易小袖練裙烏帽輟
止便捷刺篙川行引繩岸牽風帆怒張收縱不違兩
篷平鋪掀覆以時施之轉捐縈如游龍纜之解縛操
持若神其素服篙師之役者皆推其能至若寒暑晦
冥風霜雨雪篙師告憊而助益治舟無墮容又明年
客有厄吾舟而命之歸者助趨吾前乃逆問之曰舟

在乎曰將舍之曰汝操舟之藝在乎曰將棄之若然則無所復用於汝也助無以對乃謂之曰汝嘗駕吾舟於要匯空繩網布峻檣林立舳艫交錯過若行雲開闔萬變而汝之心目與手爲之一貫少失顧盼則互相衝擊殆四山交逼之以若也故菩薩予操第一義諦之舟與一切是非聲色交接於三有要匯亦如是也使暫時不在墮子順逆之淵又不止於相衝擊也今將罷若役復若形放汝林下苟能一注其衝擊解紛之心目於平居宴處間則道可學禪可參生死可了煩惱可斷無施而不可者審如是則舟可舍乎

藝可棄乎豈無用耶安有用耶汝其不委吾復爲汝歌之歌曰
去年放吾之舟兮絕長江之迅流今年藏吾之舟兮將返乎山丘假汝操之之術兮吾乘之而遠遊視今昔之大幻兮傾逆浪之輕漚勿謂無吾之舟兮將舍是而何求勿謂有吾之舟兮離蹤跡之去留憶昔佛與祖兮以慈爲舟葦爲舟盃爲舟鐵爲舟更有一箇大闡提漢要以大地撐爲舟如是之舟汝能操不如其不委兮提起從前間話頭挨拶不入處一齊透過吸乾鯨海兮萬衆全收生死無拘兮誰與儔

先師枯槁身心於巖穴之下畢世不改其操人或高
之必感類以告之曰此吾定分使拘此行欲矯世逆
俗則罪何可逃余竊聆其說私有所得閱二十年每
與同參道者俯首茅茨論及之不覺成編題為山房
夜話又擬寒山百首以寓禪參之旨復閱楞嚴因講
學者致詰遂假或問以答之又以禪者不求心悟惟
尚言通例引信心銘為證故辭而闕之以破其義解
及幻跡所至結茅以居皆名幻住勉為相從者所請
引起葛藤故稱家訓前後成篇者五戲以一花五葉

目之亟欲投之水火時幻衆曰一花是幻五葉亦幻
幻無自性任其安立使棄之却成實法流布也請序
其所以昭示來者由是振筆以從之非敢與大方之
家共焉

一華五葉後序

少室一華開五葉狼藉叢林豈堪說劫外春風吹幻
根幽芳似向枝頭泄山房夜話語無端波斯嚼水牙
齒寒黃金鑄成泥彈子白日青天誰共看謾擬寒山
詩百首重重語不離窠臼靈龜曳尾跡何多笑破虛
空半邊口那堪註解信心銘剛以不平攻不平葛藤

露布拽不斷。暗却空王雙眼睛。况是靈山巧徵辯。心
既無心見。何見阿難逼得口生膠。一棚傀儡無方便。
幻住菴嘗歌一篇。又將家訓錯流傳。為人一句沒墻
壁。餒飽弄筋誰不然。自買由來還自賣。豈俱旁觀生
笑怪。都緣口業未易消。乃爾償他文字債。幻人拍掌
笑呵呵。蟪蛄奮怒吞禪河。商泉問主趙州勘。婆秘魔
又下神號鬼哭雲。門顧外虎視鷹拏。接空師子窟。掃
盡野狐窠。一華五葉還如何。長處更無多。延祐丙辰
冬。幻住沙門明本復說。比偈以爲後序云。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煩五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說

般若說

般若離一切相而不礙。諸相發揮般若離一切名而
不礙。衆名出現般若如大火聚。世間所有形器嬰之
者莫不遭其燒。般若如太阿鋒。世間所有物像觸之
者莫不遭其壞。般若如太虛空。世間所有色法入之
而無不容。般若如大圓鏡。世間所有相貌臨之而無
不照。大矣哉。般若之體圓。般若之用大。般若之功博。

般若之道普矣三世諸佛於無所證而證十方菩薩
於無所了而了歷代知識於無所悟而悟參玄上士
於無所學而學然諸佛雖證而不宰其功菩薩雖了
而蔑居其德知識雖悟而莫覩其蹤上士學之而罔
測其狀以至山川日月森羅萬象由之而建立依之
而運行使物物各具金剛正眼窮古亘今欲窺其髣
髴不可得也嗟夫衆生迷皆其來舊矣轉爲無邊生
死曠劫迄今於此般若體上念念遷流念念起滅念
念攀緣念念輪轉深沉欲海甘赴死門而吾大般若
光雖未掌少間其如瞽者居太陽之門聾者住雷霆

之窟終身由之而竟莫知其聲光震耀也由是三百
餘會之玄談千七百祖之絕唱皆純以一味清淨般
若融爲善見神藥俾瞽者明聾者聰壅者通執者化
也當知瞽不自瞽依般若而瞽聾不自聾依般若而
聾壅不自壅依般若而壅執不自執依般若而執是
謂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若謂聾
瞽壅執之病不居般若體上則般若有所不周以其
聾瞽壅執之病即般若而生則般若有時而弊其深
密幽邃之旨非超出言象之表者孰能與於此所以
云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燄衆生心處處

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蓋知般若誠非心識所可緣也故般若離心緣相離意識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以至離種種相如是離者非所離非能離本性離故以性自離々亦不立離既不立一切混融然舍般若無衆生心舍衆生心無般若即衆生心是般若青出於藍即般若若衆生心水生於水苟非見忘執謝甚不可以言通而意達之也所以永嘉謂惟證乃知難可測昔僧問古德如何是般若體答云兔子懷胎又問云如何是般若用答云蚌含明月發迅雷於昏蟄麗杲日於幽衢展鷲峯無作之機啓少室不傳之妙

在古德分上綽々有餘且學人到此如何領會其或停機佇思萬里崖州直下承當劒去久矣高昌三藏法師喜菴妙公梵名般若室利命余申其義乃因引前說併爲說得

般若無知亦然相非曰無相非無知有無知見二俱遣了般若體常無爲無爲之體即無作百草頭邊光爍々已忘證者名醍醐見病未祛名毒藥般若非良亦非毒般若之機離背觸喚作般若沉悟坑謂非般若遭迷局般若非悟亦非迷迷悟俱忘復是誰玉雞啄破瑠璃殼鐵牛觸碎珊瑚枝法身解脫即般若觀

體難容分別者般若解脫即法身三事何曾瞞一塵
法身般若即解脫如珠走盤活鱗鱗一三三一相容
攝水底蝦蟆吞却月三一一三相互融半夜金烏海
底紅三既遣兮一不立虛空為紙須彌筆擬書般若
兩箇字已是抱賊重叫屈一不立兮般若空龜毛繫
住毗嵐風滿菴歡喜著不盡張起東南般若宗

真際說

太尉潘王海印居士求法名別號遂名之曰勝光號
之曰真際夫真非色像不可得而見有見非真際非
境緣不可得而及可及非際真乎不可見而見之際

乎不可及而及矣其不可見之真廓爾無像不可及
之際洞然絕痕無像之真體之莫非神悟罔及之際
混之必欲心開然真非際外之真際匪真前之際但
見真則必達其際凡達際則必見其真々乎際乎猶
鏡與光二者未嘗斯須少間言光則必由鏡出語鏡
則必有光存光即際之真鏡乃真之際亦猶群波共
水衆器同金理體元齊事相非一嗟乎衆生於無始
時來重為業習所蔽擬涉念慮即落妄緣那更馳求
劍去久矣或不真誠啓悟諦實開明不撥一塵洞見
源底則未免粘情帶識依文解義妄存知見墮在意

根說時與真際相符用處與妄緣不隔使諸佛菩提之道果止於此則安有解脫之期也或謂離妄之謂真々之所詣之謂際謂妄者何以迷自心故見聞覺知皆妄也謂真者何以悟自心故明暗色空皆真也真無定躰悟之則圓妄絕正形迷之則着全波是水了知妄外無真全水是波畢竟真中絕妄然則二名一體就中萬別千差欲教舉必全真當體必須神悟所云際者畔岸之謂也事物之極乃名邊際如色之極是空邊際空之極是色邊際是故妄不可有其邊惟真乃妄之邊真不可言其際即妄乃真之際也或

謂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又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但諸佛祖圓頓了義之談若妄若真未嘗有纖毫界限邊際復從何止耶然了義之詮固無界限既迷之境實有方隅以無界限故三塗地獄萬種泥犁千仞劒林諸熱惱海至若塵沙苦趣悉該真際使有一毫揀擇則離波別有水也以有方隅故衆生諸佛煩惱菩提苦樂順違安危得失殊形異狀名相紛然俱出妄緣悉乖真際雖曰波水同躰而不可同其名也原夫此心之迷也於無妄真中卓爾妄真於絕邊際處宛然邊際且如衆

緣觸目群象當情水不可喚作山空不可呼爲色各
專其用不同其名明知理躰無差其奈事情有異譬
如水之就決也湍流不息及遇寒則結爲堅冰凝然
不動了知不動之堅冰全是迅湍之流水奈何迷妄
之寒氣積集濃厚於一躰中儼然成異或不以頓悟
之慧日融之化之欲會歸真際之水其可得乎是故
真際如來目之爲第一義最上乘昔世尊初生時目
顧四方乃顧此真際也以手指天地乃指此真際也
復云惟我獨尊乃示此真際也已而棄王宮入雪山
六年苦行夜半見明星悟道乃顯此真際也西天四

七東土二三燈燈相續乃傳出真際也至于臨濟卷
真際於啜下德山揭真際於棒端又豈特禪宗佛祖
爲然如三乘十二分教大小偏圓秘密開顯無邊法
義種種方便皆從真際出生真際乃佛祖所詣之根
本法門更無一法能過於此者真際誠一心之異名
也古者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又云未達境惟
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此說之下
以真際之體散於森羅萬象之頂標於色空明暗之
端更無毫髮能外吾真際者若以言說流布則真際
豈待別有作爲而後得哉若果欲與真際念念膺合

念念圓融念念不痕念念無間直須是工夫熟知解
泯能所志向不知不覺處豁然開悟如獲舊物如歸
故家心戶洞開性天廓爾十方世界不見纖毫過患
是謂心空及第於斯時也真際二字亦無地可容矣
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
一領布衫重七斤老趙州眼空四海神洞十虛融八
識爲真野色更無山階斷混六情爲際天光直與水
相通寸心圓湛片舌瀾翻隨語隨默而泛應群機機
機相副或與或奪而全該大法法法同歸用之則斂
吾準繩操之則洞無影跡蓋其真際洞乎心府真際

貫乎口門九動靜語默曾不與真期而真自臻曾不
與際約而際自至豈特趙州爲然但宗門中有契有
證之士靡不皆爾今日在海印居士潘王分上間不
容髮欲得諦實領荷親切承當直須向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話下廓爾悟明所謂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
途也如或未由開悟且真際亦未嘗有絲毫隔越獨
不能混融無間爾猶未磨之鏡在鑛之金雖金體無
在鑛離鑛之羌鏡光絕已磨未磨之異奈何垢翳而
光不斂鑛存而金有礙又如米之與水亦未嘗斯須
隔越但永具堅礙凝結之質而不能爲水流注潤澤

之用也夫善於求道者道不可將心求求而得之是
妄得也但磨其汚染之塵銷其執著之鑛融其迷妄
之寒久之不休則光斯照而金斯純冰斯泮矣政於
斯時道遠乎哉道遠乎哉嗟乎今之人但聞直指單
傳不加脩證咸以聰慧之資望塵領荷依文解義說
處宛然滯識執情轉增迷妄是猶以堅礙之冰不期
泮釋便欲與水同流多見其不知理也譬如京師王
城鎮于北方普天之下凡有識者皆知北有京城惟
到與未到者有差別爾其既到者雖移身於萬里之
外凡一念京城則人煙市井昭然在目不能惑也其

未到者至終其身不能無茫然之咎謂既到者乃悟
而見之者也謂未到者乃解而知之者也悟而見之
者固已極矣古人尚欲掃空悟跡剷除見刺或不爾
則坐在悟邊動成窠臼蹲於見處尚滯功勛審如是
則爲已尚恐未周又安能爲人解粘云縛也哉前所
云磨鏡之塵銷金之鑛融冰之寒似與本來具足少
林直指之道觀體相反不然爾徒見其言下知歸機
前領旨之易而不知其磨塵銷鑛融寒之難歷於夙
昔以致今日之易也苟不之難而欲之易是猶認鑛
爲金指冰爲水者無以異也當知妄依真而起妄真

由妄而顯真真非妄而真不自居妄非真而妄無所
倚妄因不立真理何存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
二妄斯說之下不惟妄遣亦乃真祛妄遣真祛道存
目擊矣邊依際而立邊際由邊而顯際際非邊而際
不自著邊非際而邊不獨存邊既無方際何有界故
祖師去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斯
說之下邊融際廓洞然無間矣如是則真際與萬法
會同萬法與真際交徹在迷則真際是萬法惟悟則
萬法是真際悟迷俱遣得失兩融真不立而真存際
不形而際徧矣

止源字說

一塵不飛之頃止乃剗言一漚未發已前源將安寄
直下見得便知四大海水止在一源之體本空止亦
何有於此絕能止所止之異無此源彼源之差即源
是止萬波隨一水而收即止是源一水攝萬波而寂
世之不鑑其源者但見百川競注萬流橫流而欲遏
之使止大似捧土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何當於
沿流不止之際瞪目一觀洞見源底則知此源窮古
迄今澄之不加清攪之不加濁一滴不加少四海不
加多以至決之非動堰之非靜者也何則使澄而後

清則不得謂之止矣攪而後濁亦不得謂之止矣乃
至曰動曰靜曰少曰多皆識量所遷妄見流注縱能
以四鐵圍山隄防一水至萬劫不興寸浪而欲較吾
止源之肯者實霄壤矣江西定侍者字止源是必有
所得於止之之道豈枯形忘慮而滯於死水者可同
日而語哉
雲谷號說
八荒一雲也天地一谷也一塵翳空萬象各立消長
盈虧頃刻百態者雲之變化如是也又何待隨清風
出遠岫之謂哉疾風駕雷山振海湧機動籟鳴終日

不息者谷之響應如是也又何待呼而後聞扣而後
應之謂哉知藏與公深窮此道自號雲谷所以跨昂
霄之步如雲行空肆懸河之辯如谷答響宜其然也
或曰太虛無形因雲見色天地無口由谷有聲我將
空耳目於混芒之先越見聞於未然之表何乃以聲
色而爲號耶不然雲無心而見色即色明空谷中虛
而有聲即聲顯寂假雲谷之號示聲色之體以聲色
之體顯空寂之用如教中云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
中顯現如鏡中像何疑而不悟哉知藏聞而笑曰我
雲無形亦不著空我谷無聲元非滯寂予所說者皆

錯下注脚耳

月舟字說

光明奪夜之謂月直造彼岸之謂舟惟月與舟頗符
斯道然道之光不特照夜而無所不燭焉道之體不
獨濟岸而無往不至焉以其無不燭則喜怒哀樂如
月映千江無一水而非月影以其無不至則過現未
來如舟行萬國無一地而匪舟航能即而行之不患
其不與道相合也脫或外此則迷雲擊其光世波搖
其體而誰有此月誰有此舟者乎一上人以月舟二
字表其所學余於是解之就為說偈天上一輪水中

一葉上人乘之余復何說

無濟字說

聖人不以慈亦無意於濟人也由衆生妄自取執而
繫形於空有彼此之兩途故聖人以百千方便同平
向地上強自指陳以愛為河以煩惱為河以生死為
河而於此河以非彼為彼以非此為此以不以彼為
此不以此為彼如是兩岸隔斷中流觸目成乖觀體
為礙以其礙故則此能礙彼彼能礙此彼此礙中中
礙彼此塵塵涉礙法法成差使本來具足圓常不斷
之旨昧之又昧矣所以大慈普濟於四十九年純以

不二之道導之俾其妄消執謝而自化也知彼不二則不見有此知此不二則不見有彼知彼此不二則不見有中流知中流不二則不見有彼此如是則亘古迄今自一微塵而至不可說廣大世界海融歸至理圓證不二安有捨此求彼之心哉於是大達之士抹過兩邊不存中見掀翻檣棹泯絕舟航輟底波濤了無滄滴直下內無能濟之心外無所濟之物其無濟而濟是謂大濟者也苟未達其大濟之濟則安知其爲無濟乎慈禪人字無濟宜知此以自勉

定叟字說

泰藏主字定叟因質其義叟曰定以不動爲義然則維摩大士不離丈室斷取妙喜世界置諸掌如轉陶家輪時在座者見彼世不搖動此世不改變此豈非不動者乎雞足峰中飲光尊者入滅盡三昧以伺慈氏下生此豈非不動者乎叟曰不動之理豈如是哉我嘗於一漚未發已前洞見十方平等本際圓同太虛湛如古井諸佛於衆生身中大涅槃而衆生不知衆生於諸佛體中流轉生死而諸佛無礙至於毗嵐振海而不去大塊已鑿而不來非智力所體乃法如是也故百川競注水體不流萬竅怒號風本自寂

乃至亘古今窮法界人畜草木長短纖洪互起迭興
而定體自若於中欲覓一毫動相了不可得所謂是
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也嗚呼聞叟之論始信那
伽常在定之語不我誣矣嗟乎二乘小見以枯心屏
志絕慮忘緣為定者縱經八萬劫祇益戲論耳安得
斯人亦具清淨耳根聞叟如是之說而捨小慕大乎

無念字說

昔鳩摩羅什法師年甫七歲隨母入寺以手捧佛鉢
置之頂上鉢未及頂而遽投之母問其故乃曰我因
頂鉢次悟一切諸法皆從心念而生初捧鉢時不作

想念鉢方及頂忽起念云鉢布是大安得不重此念
起時其鉢不勝重矣由是知念未起時一切諸法猶
若太虛初無分別據什師所見謂念乃法之源也求
嘉云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
人問求佛施工早晚成據求嘉所見謂念不生處與
木石等也雲南護藏主自號無念因以什師求嘉所
見扣之乃曰我之無念異乎其所聞什師過在絕念
之不起求嘉過在任念之自起二皆不能無念也謂
無念者心體靈知湛寂不動如鏡鑑像如燈顯物其
像之妍醜物之纖洪而鏡與燈不知也雖曰不知未

掌毫髮少隱也其照體本空而能顯物曾何念慮於其間哉所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我嘗於見聞知覺之頃欲覓念相如毫髮許了不可得而曰無念非不念也無念之念生無生相住無住相異無異相滅無滅相非思慮計度所知惟洞徹法源者頗測其彷彿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余嘉其說乃筆以志之

無方字說

盡塵沙法界是箇自己中邊混融表裏通徹說不可以形器拘而亦豈容囿於方隅也或迷自己於當念則囿於方隅拘於形器以其有方則仰而為上倚而

為下日昇則東月沉則西不敢易其毫髮由是引起徧計流墮分別交結識情感於生死者蓋深昧其無方之自己也或曰常啼東行善財南徃文殊北邁達磨西來具在典章如其無方何從得此言也余曰前不云乎囿於方隅拘以形器者不可與論無方之自己也徒見常啼之東設使自今日行至盡未來際東之又東豈知盡東無方盡方無東者乎盡東無方則方不可求盡方無東則東不可立常啼爾時惟見般若洞無向背徃東求方了不可得東既無方而西南北亦復如是故古云道無方行者莫能至斯言豈欺

余哉南徐遠上人號無方余為說無方之義如此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西來其亦與... 余曰...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文

祭鹿巖初禪師文

三十年前先師以無上大菩提道變為毒藥設為險
宰我師兄掌中其毒親陷其險是故三十年後浸漬
既久因地發生毒處愈毒險處愈險使人望風斫額
骨毛為之稟然正當今日即毒即險與無上大菩提
道贈然混合纖毫不間則知先師與我師兄到此不
免首尾俱靈其義同手足敢不效顰於是乎點一盃

茶燒一炷香換手搥曾連聲叫苦苦若有懷莫伸酸
淚如雨
祭玄鑑首座文
佛祖之道未易墜焉吾無照遠踰一萬八千里江山
以來茲佛祖之道失所望焉吾無照負三十七春秋
而云歸生耶死耶果離合焉非智眼而莫窺祖意教
意果同異焉惟神心其了知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
焉真機歷掌其誰敢欺謂無照於吾道無所悟焉大
方極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鈔焉何取舍之紛
馳鄙良遂之歸罷講焉徒此是而彼非惟吾無照總

不然焉即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涉而無虧出入兩宗
大匠之門焉孰不歎美而稱奇屈指八載之相從焉
靡有間其毫釐我閱人之既多焉求如無照者非惟
今少於古亦稀我不哀無照之亡焉哀祖道之既墜
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對鑪熏於今夕兮與山
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祭泰長老文

本與公二十年所交者道所忘者世也公昔奉衆命
來主蓮華峰本居門外止宿草菴謂道可交乎乃三
見黃落而公遽引無生一曲於大寂定門本遠望寢

幃不自知而泣。謂世可忘乎其所交所忘者固不
可以語言通。尤不可以毫楮盡。森羅萬象咸爲點頭
白雪半甌赤心千丈。謂交與忘則贅矣。公其鑑諸。

祭瞿運使文

於戲三教聖人一以此道化成天下其知道者雖貧
而富賤而貴貧賤尚爾况富貴而知道者乎其濟斯
時澤斯民猶壯士屈臂不借他力信終也公嘗於不
惑之年扣吾先師於巖穴之下披心投誠論道終日
而侍坐遠且公爲道之勤見於此矣已而掣施鑰於
空諸所有之海構禪宮於大圓滿覺之場佩金紫於

詩書禮樂之門蒞仁政於博愛簡易之域修孝慈於
寬厚高明之府履違順於安舒靜默之途閱身心於
鏡像水月之表處生死於湛寂不動之地此皆公之
餘事也公其自得於心之旨既不可以意測復不可
以語言道也某凡一會公々未嘗不以此道相問至
大庚戌之春會公于湖山語論方輟乃出紙命書進
道之語置之座右於此益見公向道之志二十餘年
不間然也自爾去公於淮漢之表者三載聞公復以
寺事見逼遽移棹而佗之不期與公有生死之間於
戲公福德人也而知道焉吾西竺聖人謂三界無別

法惟是一心作惟公之福本乎自心而道亦豈外乎
自心哉蓋知公之施田施心田也建寺建心寺也不
達乎心而滯物者吾道之所不取也苟會於心則心
無施不施之異心無達不建之殊即寺與田皆公心
外之影事而我住不住者又影外之影耳知公必不
以此二其心也雖曰心外無田盡大地一團也心外
無寺徧十方一刹也此田不待別有所施而檀波羅
蜜念念出生此寺不待別有所建而大圓覺海處處
成就於此雖彌勒釋迦無住持分况其他乎審如是
則知公於不思議解脫心中宴坐文室獲正住持三

昧現前入未來際種種受用如是具足是謂因該果
海界徹因源者也某賴公知道之詳故匍匐千里敬
持是說以告之非巧辯以惑公之聽也由是薦園池
之華果列萬象之盤飧拈法界之鑪熏滄海門之晴
雪奠公於不動真際之室公必以我說為然也尚享
疏

續刊傳燈錄疏

芝巖西堂鑊板未竟而卒
蘆溪藏主募緣續刊

未生佛祖早傳此燈千七百人錯認浮光幻影不立
文字乃有是錄數十萬偈聚成鐵壁银山焚芝巖墮
於死語而莫之引圖看蘆溪別立生機而即之能了

拈一華脫賺迦葉當時不解覆藏受三拜累及神光
今日正宜揭露當有大木顯全體作用之靈夢會見
英檀興一言領荷之勝心共知即板上打來須向刀
刃邊抄出正法眼洞燭聖凡悟迷之跡涅槃心鑑空
生死情妄之蹤始編集於景德年間當流通於大元
國裏話頭具舉註脚分明
四祖寺童行求僧疏
溪邊尋女子投胎操心太切壁上倩秀才書偈用意
不藏爭似我毫髮剷除便與它赤肩負荷然美玉精
金固非易得而方袍圓頂豈是小緣一千七百則葛

藤打歸自己八萬四千門佛事用報檀那

四祖接待菴募緣疏

階江招手望廬山面目猶在半途別甌炊香領黃梅
意肯不消一宿既是容身有地何愁具眼無人趁起
水牯牛祖父田園從頭耕遍提携水上座毗耶庫藏
彈指豁開從它知識來參是我祖師見在前不講村
後不迭店誰問倆船來陸來飢則喫飯困則打眠恣
教它休去歇去一機相副萬善同歸

妙德院化燈油疏

通身汗下灼然從逼拶處得來脫體光生真箇是透

藏它不得爍破老瞿曇黃金面孔照開大檀度生鐵
心肝瑪瑙階前滿地月搖松影動琉璃殿上四欄風
颺菜花香即此光明是真供養
師子院化粮疏
天目山三十五年開拓水赴雲奔即子巖數百千指
繞圍肩摩踵接擬向飯蘿邊打發須憑筆端下施棗
倒廩傾倉萬斛珠光明璀璨考鐘伐鼓滿堂僧意氣
崢嶸既灼然親遭塞斷咽喉肯諱道不曾咬破粒米
鉢盂兩度濕助我飽參毛孔七日香報君多福

雜著

誠間

世人未有不以間散爲樂而共趣之逆問其故乃曰
昔嘗以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馳心志勞而形
體瘠以至結於情想接於夢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
不得一日之安雖富貴奚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
行歌坐忘觀青天白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
避父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拔
塵遠俗以遂其間余曰忙固勞形役慮也間則坐消
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欣厭之情妄耳故聖人
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旨正不必厭此忙而欣彼

之間也余將直言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
勤勞役則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
聖賢出世之道倘不忘餐廢寢則根無利鈍又何從
而得之故雪山大士捨身命如微塵數事知識如恒
河沙積劫迨今歷試諸難蓋欲示後學者知道之不
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不可
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
可不忙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體如泰山之不動
心等太虛之無爲豈一間字可與同日語哉或入世
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孜孜以安間不擾

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凡
有識者安肯負此無慚而復嗜間於踈散之域也余
故書此以爲投間者之誡

存實

道人用心務在存實心存乎實雖頃刻萬動而不亂
苟不存乎實須終日不用可也一用之則禍相繼矣
謂實者何中也正也不欺也不偽也事無小大而不
敢以私蔑公初無智愚巧拙之間也然人莫不有心
心莫不有用當用心之際苟務智巧而不務乎實則
愈巧而愈乖益智而益敗蓋實者乃天理之不可易

者也智愚巧拙乃賦分之不可移者也惟聖賢所愧
夫實不存乎心不愧夫智巧不居乎分何則能存實
而用心使賦分雖愚拙然其存實之心初未嘗厭愚
拙而悅智巧也久之不覺即其愚而智拙而巧矣即
其愚而智真智也即其拙而巧天巧也真智絕思慮
也天巧無造作也惟絕思慮無造作之智巧觀體與
佛祖不傳之道相去無幾矣其存實之効有如此者
且實者心之體也古云一實之道是也夫人終身背
之而不能自返者蓋情欲蔽于中物境誘於外引起
虛妄日久遷流而不知息也此謂愚拙莫甚於此者

孰智乎孰巧乎余未之見也

評恃

道不越乎正受謂正受者不受諸受也諸受既遣豈
容復有所恃乎一有所恃則應念不居其正受矣既
失正受則此心不能無謬焉是故恃勢則心日傲恃
權則心日暴恃福則心日驕恃才則心日慢恃智則
心日枝恃術則心日詐恃貨則心日貪恃力則心日
爲之很矣蓋心念無主隨其所恃而趨之所趨之途
萬不同要皆謬亂之本也或謂權勢貨力粗有識者
皆莫之恃世固有道大德備望重當世者恃之庸何

傷對曰道大莫極乎明性德備莫越於利人使內有所恃則性不得而明外有所恃則人不得而利矣故聖人無爲而天下治無作而事功成無思而理通無取而用足蓋不自知其爲聖也苟存所知則亦恃矣安有聖人而自恃其道大德備者哉且道雖尊德雖貴猶不可恃况道德以降舉皆虛妄或起心恃之是猶抱蛇虎而眠欲不遭其噬嚙者余不信也

善人李生傳

余偶遊異鄉有傭工李姓者咸稱之爲善人因恠而問之曰彼傭工耳能博涉古今聖賢之事乎曰不能

也彼必起居飲食有以異於人乎曰未見其異也彼必有才術智巧精於世乎曰無是也彼之言行必有以利於物乎曰俱非也然則稱其爲善人何耶乃曰若李生者惟受人辱而氣平與人作而工倍似不識世間是非憎愛之習凡父母妻子親友鄰巷間以猥屑無狀之事雜然交迫皆泛應之無難色人或不平以止之則曰惟恐不見役耳雖死亦何所憚哉由是里中無老穉無貴賤知與不知見之皆稱爲善人余慨之曰彼一傭力耳天下之至卑賤者人尚不敢隱其德而稱之嗟今之居聖賢之廣居服聖賢之上服

乃不思修身慎行而反責人之不已稱者較李生寧
無慊於中乎

蜂蟻

蟻穴於將潦之壤封疆之守愈堅蜂集於將割之房
號令之威尤重其為生也掠殘花於蛛網之隙慕餘
羶於馬足之間投死於須臾脫身於僥倖惟靈知之
性了然獨露於飛搖蠢動之表洞無隔越由惡習所
蔽受此微劣之軀返不自覺人或嬰其芒撥其尾則
鬱勃之氣奮然見於橫趨直突之間將盡其毒以刺
之於戲惜哉殊不思即其奮毒之念直下與三世開

士大解脫法觀體平等由昏迷之異則果報亦相須
而遠矣豈特蜂蟻然哉聞聖人觀百億四天下如觀
掌中之果今吾徒所居者乃四天下之一耳自暘谷
之東至昧谷之西其中長山廣漠際空入雲不知其
幾千萬里之遠使馳以逐日之諦鼓以搏風之翻將
盡其生而不能達其涯俟且一天下之廣也如是以
六尺之軀位於其中曾不翅太倉之一稊米耳增一
稊米而倉不加多減一稊米而倉不加少則其微眦
可知矣逮乎苦樂之境倏焉變于前則鬱然而憂慄
然而恐怡然而喜奮然而怒馳騁聲色沉滯愛憎其

虛非攀緣動搖形體獨甚於掠花之蜂慕羶之蟻也
其遭蛛絲馬足之厄者窮劫迨今莫知其幾方將遠
順二風輕觸其念則驟然動其情雖風刀火聚橫于
前亦不暇顧其舍裏十虛廣大靈知真覺之體由是
而昧之又昧者矣悲夫使湛四大海清淨寶目觀吾
徒之生蜂乎蟻乎何營營而不自息也

觀蝦蟆

記夏坐皖山偶立簷下忽蝦慕趨伏踵間驚畏喘息
似依人者方疑其為異俄而蛇空遇人而返蝦蟆驚
喘猶未定忽有小蟲至其前亟起張口吞噬略不少

貸於戲方畏蛇之啖已也其驚懼若此能推已畏死
之心而及物安肯肆其吞噬如是之切耶於此洞見
衆生迷昧之情曉如黑白嗟夫人之逐妄處心積慮
有甚於蝦蟆不能推已者遂述觀蝦蟆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